

# 中外禁书五十部

东南大学出版社

大  
曝  
光

禁

书



# 中外禁书50部

## ——禁书大曝光

(第一辑)

主 编 顾伯岭  
副主编 金国华  
司马杰

东南大学出版社

# 中外禁书 50 部

## —禁书大曝光

作者档案  
案故原  
概梗片作  
断禁揭秘

(第二辑)

- 禁书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
- 本书精选中外著名禁书28部
- 遭禁原因：政治倾向、性爱、暴力……
- 本书将禁书内容曝光，将原作片断展示，对查禁隐秘评介

(苏)新登字第 012 号

责任编辑 喻德文 金莉萍

责任校对 未 末

中外禁书 50 部

(第一辑)

顾伯岭 主编

\*

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18)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新中彩色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375 字数 296 千

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0 册

ISBN 7-81023-801-9/G·72

定价：8.20 元

(凡因印装质量问题，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内 容 提 要

禁书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各国均有，遭禁原因有同有异。本书从“作者档案”、“故事梗概”、“原作片断”、“查禁揭秘”等四个方面，详细地介绍了 28 部中外小说禁书的基本内容和故事情节，忠实地节录了供读者鉴赏的段落，客观公正地评析了作品的社会背景、优劣所在。本书收入的作品，有的系国内孤本，有的目前尚无中文译本，故此书不仅有一定的可读性，而且史料丰富，可资借鉴。

**主 编** 顾伯岭

**副主编** 金国华 司马杰

**撰 稿**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汪 淮 沈新林 吴晓红

金莉萍 郑朝晖 冒志祥

晓 昌 徐德峰 曹连观

葛友宁 蔡铁鹰 戴元初

## 前　　言

禁书乃世界文化现象，非中国所独有。遭禁原因各不相同，无非是政治的、宗教的、种族的、派别的、道德的、风俗的……不一而足。查禁与开禁，也因各国国情的不同、时代的不同、政治制度甚至执政者的政治眼光的不同而千差万别。禁书，它似乎因它的遭禁而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。然而，越是神秘，人们越想了解，甚至认为“雪夜闭门读禁书”是人生一大乐事。当然，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去鉴赏有关禁书，做到正确地扬弃，一味地猎奇是不足取的。

本书为《中外禁书50部》的第一辑，收入中外禁书小说28部，均为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者。有的为国内孤本，一般读者很难看到；有的目前尚无中译本，一般读者难以谋面。为了让读者诸君了解这些查禁小说的概况，我们历经三个寒暑，编撰了这部著述。我们认为，这是一项极其严肃而又有意义的工作，它不仅要考虑全书的可读性，更要考虑全书的科学性；不仅要让读者了解各部小说的梗概，也要让读者有直接的感受；不仅让读者有感性的领悟，更要让读者有理性的判断。出于以上考虑，本书设置了“作者档案”、“故事梗概”、“原作片断”、“查禁揭秘”等四个段落，对“原作片断”中过于秽露的语句作了删节，对收录本书的禁书分别在“查禁揭秘”这一节中作了评析。

为了保证本书的质量，撰稿者和金国华、司马杰两位青年学者，认真查阅资料，审慎取舍，反复修改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。在此，还谨向关心支持本书出版的王凡等领导同志深致谢忱。

本书为多人撰写，学识水平、行文风格等难求统一，加之编者水平所限，错讹难免。企望方家、读者赐教，以便再版时改正。

《中外禁书 50 部》第二辑，也已着手编撰，所收 20 余部中外著作，亦为世界范围影响较大者。第一辑与第二辑之间，除体例相同外，各自成册，分开出版，顺告读者。

顾伯岭

1993 年 8 月 8 日于南京  
鸡鸣寺寓所

# 目 录

## 中 国 部 分

●绣榻野史	( 1 )
●剪灯新话	( 7 )
●金瓶梅	( 15 )
●如意君传	( 38 )
●十二楼	( 46 )
●肉蒲团	( 56 )
●梼杌闲评	( 74 )
●续金瓶梅	( 91 )
●绿野仙踪	( 109 )
●蟫史	( 129 )
●何必西厢	( 135 )
●刘成美传	( 145 )
●蜃楼志	( 155 )
●绿牡丹全传	( 171 )

## 外 国 部 分

●虹	( 178 )
●儿子与情人	( 193 )
●查太莱夫人的情人	( 206 )
●情场赌徒	( 220 )

●生活的渴望.....	(232)
●麦田里的守望者.....	(242)
●裸者与死者.....	(255)
●新爱洛绮丝.....	(269)
●包法利夫人.....	(278)
●俊友.....	(290)
●我们.....	(298)
●日瓦戈医生.....	(310)
●切文古尔.....	(324)
●生活与命运.....	(339)

# 绣榻野史

## 作者档案

《绣榻野史》共分上下二卷，目前有明万历刊本流传。据考证，作者吕天成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勤之，号棘津、郁蓝生。一说名文，字天成。余姚（今浙江余姚）人，明中叶吴江派作家之一。工词章，精音律。所撰《曲品》，列举明代传奇一一加以评语，为研究明代戏曲的重要史料。又有《烟鬟阁传奇》十五种，杂剧八种，多已佚。今存署名竹疾居士的《齐东绝倒》杂剧、《绣榻野史》等。

## 故事梗概

明代，扬州有一位秀才，名叫姚同心。此人不学无术，却一味好色淫乱，尤在男色上下功夫。他的妻子魏氏，虽有沉鱼落雁、羞花闭月之貌，却不能满足他的变态心理，只能终日以泪洗面，哀叹自己命苦。某日，正当姚在外面鬼混时，他的妻子终于积郁发作，命归黄泉。从此，姚同心成了没头的苍蝇，到处乱飞，更加肆无忌惮了。

再说姚同心有一同乡少年，名赵大里。此人生得花朵儿一般，腼腆温柔，未语脸先红，怯怯羞羞，颇有女人味。一日，赵大里在亲戚家被姚同心撞见，喜得姚同心心痒难挠，百般勾引，加之赵大里也非正经，两人不免四目勾留，传情托意，遥以心照。从此，姚同心与赵大里整天亲嘴擦股，鬼混在一起，姚同心的家成了二人的污垢之地。

俗话说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姚同心与赵大里形影不离，鬼鬼祟祟，不免引得乡里族人指指戳戳，颇多微词。姚同心

迫于族里的压力，不得不续弦娶了同村十九岁的金氏为妻。这位金氏，别看小小年纪，却是一个典型的妖女荡妇。姚同心与赵大里鬼混，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暗中却偷奸养汉，自渡陈仓。姚同心也知老婆水性杨花，怎奈自身不净，也不便发作。一日，他忽发奇想，唆使自己的老婆去勾引赵大里。这又合了金氏的心意。从此，赵大里成了姚同心与金氏夫妻二人的玩物。不过，每每金氏与赵大里事毕，姚同心便悔恨不已，为了报复赵大里，他又想方设法骗奸了赵大里的母亲麻氏。不久，金氏、麻氏都因荒淫过度相继死去，赵大里也染上瘟疫而亡，姚同心回首往事，悔恨万端，终于悟出色即是空的道理，便削发当了和尚。

## 原作片断

.....

金氏捱捱挨挨放进去，也有些逼得紧。金氏笑道：“.....那里有新老公旧老公一齐受用。便是张家兄弟，也只是爱惜他的官哩。怎能得真真亲老公两个，一齐弄进去，真是稀奇古怪的事情了”。三人又颠到了一回，又磨研了一回.....金氏骚痒得难当道：“我要来了，尾骨上痒了两阵，只差两突儿。”也着实一耸，洞的一声，金氏屁眼上骨头两边迸开。金氏道：“不好了，两肩都大开了。”.....三人身上滑做一团，湿做一块。东门生合大里也惊起来道：“甚么颜色，是这样的？”就笑的肚肠子都吊了。金氏忍住了眼泪，只得笑道：“我今日只当生个儿子一般疼。明日有了双生儿子就罢了，若是没有，你两个好好都做儿子，叫我亲娘。”大家又笑了一回。金氏道：“等我将息将息.....”.....却说麻氏见东门生不回来，开开门儿等他，在床上梦地里听的笑声，叫小娇去到房里看看来。小娇看了回说道：“官人在那里合金氏嫂子玩弄哩。”麻氏听了这句话，也没有功夫问大里也在那里么，竟下身穿了一腰湖罗裙，上身只穿一领春纱秃袖单挂儿，一头跑进大里房里来骂道：“这样时

节还在这里做甚么？”又骂金氏道：“没有廉耻东西，有了一个还要一个。”金氏愤不过这句，应声道：“老不羞愧！你说得出这样的话，又不是你结发的老公，还要争哩。”麻氏就生起哭起来骂道：“小妖精歪辣物，就是这样无状了。”把东门生揪了乱打。金氏骂：“狗忘八你倒等他骂我么。”东门生再不敢做声，就凭金氏打了。麻氏号声大哭起来道：“恨心忘八，叫旧老婆骂我么。”大里恐怕声响，只得做声道：“娘便罢了。我家事干的原没有清头，若等人家晓得，大家都没有趣。”东门生道：“你打也打的勾了，不要生气了。”就用手扯了过来，劝麻氏到自己房里来。……次日清早起来，金氏也觉的没趣，同了大里过来讨饶道：“是媳妇冲撞婆婆了，凭婆婆打骂。”麻氏方才有些笑面。只是邻家都有些晓得的，说有这等臭事。适值学院出巡，到扬州地方，有二三学霸要首说姚同心、赵大里行止有污。大里慌了，就与麻氏金氏商议，约了东门生。东门生合家逃到业推山里住了。在山里头起了六七间小屋儿，团圆快活过日子。麻氏早已有了三个月身孕，后来同东门生快活了三年，生了两个儿子。因不曾过满月的时节，合东门生夜夜弄一弄，竟成了日月风死了。金氏因骚得紧，……渐渐的成了怯弱的病患，……年纪到了二十四岁，毕竟因骨髓都干了，成了一个色痨竟死了。塞红阿秀都嫁了丈夫，又转卖做小娘了。只有小娇领了麻氏生的儿子，在山里冷静得紧。大里日夜梦见金氏来缠，心内十分惊怕，只合东门生商议道：“只管在这里住了，甚是冷静，不如往别处寄籍科学倒好。”东门生道：“说的是。”就起身同到北京里来，早有乡里把他们两个事情传遍了。人都说这两个也不是个人，是个活禽兽，也没有人肯理他。只得又回来，到德州地方，大里又遇了疫气，忽然死了。东门生哭的昏天黑地道：“我的好兄弟又死了，老婆也死了，真是个离家破产了！”只得把大里尸首烧化了，收了骨尸，回到山里来。东门生见了小娇，整日愁苦，再也没心去射弄小娇了。又一日午时因没有些情绪，在棹上打睡，忽

然梦见一个母猪，又有一个公骡子，一个母骡子，跑到面前。东门生惊问道：“是谁？”那母猪就象人一般说起话来道：“我就是麻氏”。那母骡子也说道：“我就是金氏”。那公骡子说道：“我就是大里”。东门生道：“怎么都到这里来？”那母猪道：“阎王怪我失了节，后又生儿子，罚我变做母猪，等我常常的生产得苦。”母骡子道：“阎王怪我喜欢弄弄，又喜欢野老公。又道大里把一根大×儿来弄的刻毒了人的老婆。罚我两个都变成骡子。母骡子是极要弄的，只是不能勾弄。公骡子的×儿又是极大了的，是一世再不得合母骡子弄。”公骡子道：“我好苦好苦，只好在路上赶来赶去，再不能勾快活的时节，一双儿快活了。今日因我的娘还思想你呢，特特的同来托梦呢。”东门生又惊又哭道：“饶得我罚么？”公骡子道：“前月阴氏里间这件官司，且道你容纵老婆养汉，要罚你做乌龟哩。我替你舍命的争起来道：‘都是我们二人不是，不要连累了他了。我的骨尸也多谢他收回来了，这就是极大的阴骘勾当了。’判官查看簿子，不曾看的完，只见收骨尸的事，果然是真的。阎王道：‘你们三人都吃着他过，你们还不得他哩。’”只见一阵冷风过去，早不见了三个畜生模样儿，东门生大叫一声醒转来，原来是一场大梦。又叹又苦道：“报应的道理，果然是有的。苦的只管苦，冤报冤，恩报恩，看起来哪里有结然的日子。”就悄悄的到旧家里来，收些银子，到即空寺里，请了几位有道行禅师，忏悔了三人的罪过，又拣择一个小小人家的清秀儿郎，就把小娇嫁出去了，连把两个麻氏的儿子也交付他收养了。自家再不骑骡子，又戒了不吃猪肉。一日麻氏合大里金氏又来托梦道：“多承你忏悔了，我们的罪过轻了。不久又好托生人身了。东门生心里也喜欢道：“还恨自己罪孽重的紧，竟把头发剃了，披着了袈裟就到即空寺里去做了一个新参的徒弟，起了个法名二字，叫做西竺。人叫他做竺闹黎，整日看经吃斋儿过日。

## 查禁揭秘

《绣榻野史》是清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被查禁的，据江苏巡抚丁日昌给皇帝的上书，属于“淫词小说”之列。

这部小说比较多地描写了赤裸裸的性关系，对性的描写非但十分露骨，而且是不惜笔墨，反复渲染。虽然作者在小说的结尾指出文章的中心——色即是空，唤醒世人回头是岸，顶了块极皇堂的招牌——劝善诫淫，但是，劝百而讽一，反而诱人作恶，主旨终于淹没在过多的性描写中。

也许，渲染性内容，本身就是一种创作，但文学创作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效果。单纯的性描写会拉人下水，诱人作恶；而恰到好处的心理描写，则会起到揭露世态炎凉，揭露社会罪恶、劝人去恶从善的作用。因此，如何把握住小说中性的描写，怎样去描写性，它能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，这是衡量小说性描写好坏的重要标准。象《绣榻野史》中的性描写，从作者的主观愿望看，是想劝百而讽一，使世人能看清荒淫无度的危害，但其主旨没有贯穿于全部作品的描写之中，不是让人在阅读描写的内容时体会出作者写的意图，而是在尾巴上涂上一点金，那不论如何看，这块金要想使周身发出光泽却是相当困难的，所以，这部小说屡遭禁毁不能说没有道理。

当然，我们不能把这种单纯地描写性，而忽视内容与思想有机结合的失误全部归罪于作者，这类小说的产生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。鲁迅先生在评价《金瓶梅》时就曾说过，此类现象“实亦时尚”，沈雁冰先生在谈到明代出现大量性描写的小说时认为：“这有他的社会的背景”，他说：“明自成化间朝野竞谈‘房术’，恬不为耻。方士献房中术而骤贵，为世人所欣慕……既然有靠房术与春药而得富贵的，自然便成了社会的时尚；社会上既有这种风气，文学里自然会反映出来。”阅读这类作品，不能不

对这一历史情况有所了解。同样，从这类作品中，也可以进一步认识此间社会的腐朽性。

《绣榻野史》这部小说，虽然作者没有将所要表达的思想与小说内容描写有机结合在一起，但与明代其他同类小说相比，作者并没有墨守陈规，吕天成笔下的姚同心，既好男色，也好女色，这就更为淋漓、具体地展示了人物生活的荒淫。显然，小说所要展示的社会生活面扩大了，活动的人物也增多了，尽管如此，作者对故事拼凑的痕迹仍然不能抹去，小说结构也较松散，这不能不说这是吕天成留给人们的遗憾。

(冒志祥)

# 剪灯新话

## 作者档案

瞿佑（1341～1427年），字宗吉，浙江钱塘人。洪武（1368～1398年）中自训导，国子助教至周三府右长史。永乐（1403～1424年）间，以作诗获罪下狱，谪戍保安十年。洪熙元年（1425年），英公奏请赦还，令主家塾，三载而归，不久卒。幼有诗名，风情丽逸，有《剪灯新话》、《乐府歌词》、《香台集》等二十余种。

## 故事梗概

《水宫庆会录》：元至正四年（1344年），潮州士人余善文受南海龙王之邀，赴水府为其灵德殿作上梁文。殿成，东、西、北海龙王共赴庆殿会，余奉邀献诗。翌日，余得丰资归，为富族，弃家修道而终。

《三山福地志》：山东元自实，家富，质钝不通诗书，资同乡缪君路费。元至正末乱作，元财空，携妻子趋福州投缪，缪背恩，元欲杀之而终隐忍，忧郁自投于井，至三山福地。从道士言，携妻子耕作。三年后，世道变幻，应道士言。

《华亭逢故人记》：松江士人金、贾，恃才豪放，好侠。丁丑年（1337年），二子助钱鹤皋援张士诚抗明，败，赴水死。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，华亭士人石若虚郊遇二子，人鬼共论世事，酒罄别。

《金凤钗记》：元大德年间，扬州兴娘幼许邻居兴哥，以金凤钗一只为约。生随父游宦远方，十五年音讯不至，女感疾亡，两月后生至，驻吴家。清明，得一金凤钗，是夜庆娘前来寝合。出逃一年归，方知随生者乃兴娘魂庆娘身，真的庆娘则病在家。终